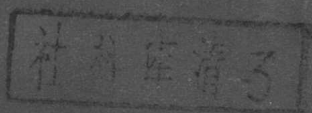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棋王胡荣华

44.652
C579

8327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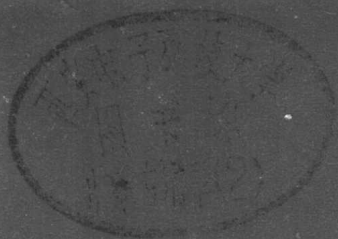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棋王胡荣华

罗达成 著



100131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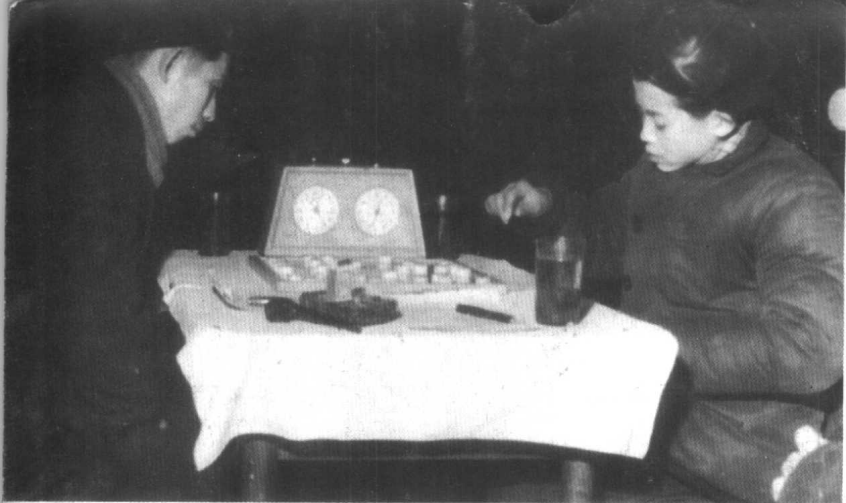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棋王胡荣华。



14岁的胡荣华（右）在参加上海市比赛。左为徐天利。



1961年，16岁的胡荣华与老将杨官璘在比赛中。



1982年，胡荣华37岁，与杨官璘交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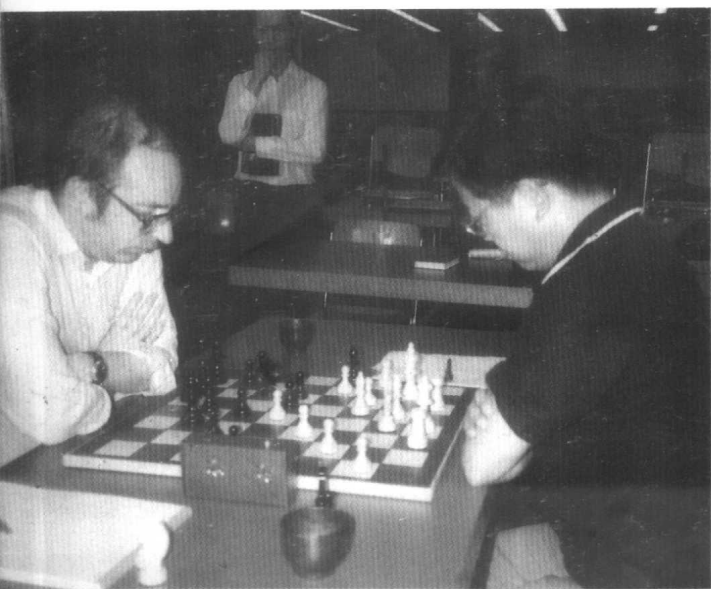
胡荣华到学校与大学生下棋。

胡荣华在公园辅导 4 岁的小棋手。





新春佳节，胡荣华带着女儿到百岁棋王谢侠逊家中拜年。



访问西柏林，胡荣华与国际象棋
特级大师汉普纳对阵。

我的象棋之路(代序)

胡荣华

达成同志嘱我作序，欣然从命。之后，却又不知从何落笔？我想，借此机会回溯一下自己的戎马生涯，不算太离题吧。

我学中国象棋大约是在八、九岁时候。这个年龄，在当时似乎已经晚了一点，因为那时报上经常出现六龄童，七龄童的小棋手名字，在介绍一些象棋名手时，也常常说及他们五岁、六岁就开始弈棋。

我学象棋的第一个启蒙老师，应该算是我的父亲。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，他的水平是很低的，可是却使我对象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每天晚上，父亲总是把我和姐姐叫到桌前，教我们下棋。那时，他当然不会想到我真的会成为一名棋手。当时父亲教我们下棋，为的是增添家庭生活的乐趣，又可以不使我们这些孩子因为无事可做而去惹事生非。一开始，我就对三十二个红黑棋子有好感，但水平太差，甚至连姐姐也下不过。

正巧，我住的街道和同幢房屋中，有很多人喜欢

下象棋。当时，还有一些在我眼中是相当不错的“高手”，其中有一位曾经常到淮海中路的凌云阁茶楼喝茶下棋。五十年代的凌云阁是上海棋坛名手荟萃的地方，外地棋手到上海，也必定要到那里去“拜访”。因此，就凭“到过凌云阁下棋”这句话，就可赢得人们的尊敬。

我学会车、马、炮走法后，开始在学校里找同学下棋。很快，同学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了，于是转到里弄找同伴下棋，但年龄相仿的孩子会下棋的不多，我就找大人“比赛”。那些叔叔伯伯也愿意和我下一、二盘。不过大人终究比小孩强，他们先让我车、马、炮，我还要输，可是不久就逐渐只能让车、马，以后只能让单车、双马、单马，直到让先……大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，一天傍晚，那位经常和我下棋的叔叔和我下了几盘棋后，终于以郑重的口气说：“以后不能让先了，应该平下了。”我早就盼望他说这句话。这天晚上，我吃饭感到特别香。

我的棋艺有了长进后，父亲、姐姐早已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是却出现了新的矛盾。原先总是笑嘻嘻地看着我和爸爸、姐姐下棋的母亲，却坚决反对我下棋了，有好几次把我的棋子丢到炉子里烧掉。她坚决反对我下棋的理由有两条：一是经常晚回家，二是我下完棋后，喜欢独坐在那里默想胜负关键的棋，有时吃饭。嘴里含着饭，也在想棋。母亲怕我想棋想入了“魔”。于是采取了烧棋的坚决措施。经过了两次烧了买、买了烧的反复，母亲终于让步了。因为事实证明我既没有想棋入“魔”，也没有因为下棋耽误学校的

功课。再加上父亲的支符，母亲终于不再反对我下棋了。

在小学，我很快成了学校的“棋大王”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先做完功课（那时好象功课不多，我经常在学校里就做好了），就找人“杀几盘”。如果实在找不到人，就到附近的一个棋摊上去看别人下棋。记得当时摆棋摊的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中年人。因为我经常去看棋，所以摊主也认识了我。一天也许是生意比较清淡，摊主就主动招呼我上去和别人下棋，他讲明如果我输了，不用付钱，如果我赢了，就由对手付两分钱。我当时只有十岁多一点，一般大人哪会把我放在眼里，没想到我竟接连胜了几盘，换了几个对手，我在一个多钟点里竟胜了十二盘。这一来，我大过了棋瘾，摊主也十分高兴，要我经常去玩。因为让小孩招引对手，还是很合算的啊！

从这以后，我的棋路宽了，也结识了不少“棋友”，棋摊生意也兴隆起来。应该说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，我在当地街道已经是一个“小棋王”了，但是棋艺提高得不太快。

一天，有位在棋摊上认识的熟人把我带到肇家浜路，请一位老师指点我下棋。这位老师就是早年扬州有名的“三剑客”之一——窦国柱。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，我俩走了很多路（当时肇家浜路还是条臭水浜），才到了窦老师的家。可是当我们到他家时，窦老师正好午睡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。窦老师醒了，看到我们这样诚心，非常感动，赶快拿出棋盘和我下棋。我也不客气，拿起棋就先走了一个当头炮，接着又

结成了连环马。开始，赛老师只是漫不经心地随便走走，谁知中盘时我强渡了一个中兵，使他大吃一惊，费了一番力气，才弈成和局。事后赛老师十分满意地说“今天我用了五成力量，这小家伙能下和，是个可造之材。”

1957年夏天暑假，炎热的天气使得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，我也因为找不到对手下棋，感到十分无聊。

一天，又有一位下棋“老朋友”到家里来找我，他告诉我，上海市少年宫暑假中将举办中小學生象棋比赛，问我想不想参加，这对我来说，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，于是请他帮我报名，参加小学生组的比赛。

上海市少年宫，绿茵草地和洁白的楼房，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。我虽然是少先队员，也很少有机会进去。现在有机会在里面参加比赛，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。这位热心的棋友叫傅鄂定，当时在邑庙区文化馆工作。

他不仅帮我报名，而且经常陪我一起去少年宫，有时还陪我一起回家。每当我回想起这些，总是从心底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。

少年宫的比赛，应该说是相当紧张的。参加的小棋手有上海颇有名气的“六龄童”、“七龄童”、“十龄童”，特别是十龄童，当时是被认为夺标呼声最高。可是，最后我以不败的战绩夺得了冠军。少年宫奖给我一面三角锦旗和一副象棋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，第一次得到奖品。发奖结束，我赶快回家，把喜讯告诉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叔叔还有大大小小的棋

友，让他们和我一起高兴。

在少年宫比赛时，我见到了中国象棋老前辈——棋王谢侠逊。当时谢老虽然已经年逾古稀，但精神矍铄，声音洪亮。他看到我很高兴，让我两先下了一盘棋，结果下了盘和棋。谢老拉着我的手高兴的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少年宫比赛后，我开始有些小名气了。当时有人介绍我到上海城隍庙得意楼茶室内去下棋。城隍庙得意楼建在现在豫园九曲桥附近，它是上海市象棋表演队的表演场地，也是上海一些名手举行表演比赛的场所。当时表演的程序是先由两位名手对弈表演，然后由我这样的“小不点”与来宾应战，作为余兴。一次，两位高手表演结束，按老规矩，我坐上台等候来宾，这时不知是谁叫喊了一句，请名手跟他下一盘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把大家搞得手足无措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能和名手下棋，当然再好没有；可是让名手和小孩下棋，却是另一回事，有谁会愿意呢。整个茶楼静了一会儿，一位名叫陈昌荣的老棋手笑容满面地走到我面前说：“我陪你下一盘。”陈昌荣先生当时是上海市前六名的好手，我尽管先走，心里还是很紧张。陈昌荣先生鼓励我说：“没有关系，心定点下好了。”这才使我下得比较放松，经过近一小时的鏖战，我竟意外地胜了这盘棋，这一下引起了全场极大的轰动。赛后，陈老师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小鬼，你下得不错。”我仰着头看着他和蔼的面容，强烈地感受到棋坛前辈的热情鼓励和期望。直到现在，我仍能清晰地记得这使我永生难忘、感人肺腑的情景。

1980/12 44

得意楼与陈昌荣先生下棋的消息，不胫而走，传遍了上海象棋界。如果说，我在少年宫夺得小学生组冠军是在孩子中称雄的话，那得意楼一战就为我进入成人队伍敞开了大门。在表演队里，我认识了另一位老师徐大庆先生。他是我棋坛生涯中给我影响较大的一位老师。他不仅热情指导我下棋，并且想方设法把我带到重大棋赛上去经风雨，见世面。两星期有一个下午，让我到大世界游乐场（现改为上海市青年宫）去应战来宾。当时大世界的象棋活动开展得很活跃，我曾在那里和本市一些“弄堂大王”比试高低，并从和他们的交锋中得到很大的锻炼。

但是，仅仅这样下棋，毕竟难以深造。于是徐大庆老师就把我带到淮海公园茶室。五十年代后期的淮海公园茶室汇集了上海和外地的象棋名手，通过徐大庆老师的介绍，我得到过何顺安、徐天利、惠颂祥、李义庭等名手的实战辅导。这些名师的精湛棋艺和高尚品格，使我进入了象棋领域的新天地。

1959年1月，我终于进入上海市象棋集训队。当时队里除了有何顺安、徐天利、屠景明等老师外，还有一位大师兄陈奇。我初到上海队，就象一个初中学生一下子来到高等学府。几位过去在淮海公园辅导过我的老师，现在却成了朝夕相处的队友。他们都关心我这个小学生，天天和我下棋，帮我复盘，分析哪一步棋下得好，哪一步棋下得不好。但令人伤心的是进队好几个月，我是下一盘输一盘，好象他们的棋艺永远是高不可攀、深不可及。唯一可以放心的是，我输了以后，他们从不责怪，总是鼓励我“再好好想一想”。

连续输了几个月后，终于出现了转机，我和何顺安老师对弈时和了一盘，这是我在上海棋队的“零的突破”，何顺安惊喜地说：“小鬼，不简单呀！”那一天我感到天空特别高、特别蓝、特别晴朗。

5月，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二届运动会，获个人第七名。8月，在秋季棋类比赛中获得第四名。10月的秋季运动会上，象棋作为表演项目，我又获得第三名。这两次比赛给了我极大教育。在一盘比较关键的比赛中。我和一位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棋手对阵。从棋枰上看，我掌握了主动，这时轮到对方走子，只见他走了一步棋以后“唔”了一声，并作了个想悔棋的动作。我一看，原来我有机会可以抽他的车，于是不加思索地挥炮“将军”、“抽车”。谁知当我炮轰中兵时，对方不慌不忙地把中炮反轰过来，来了个反“将军”，反而抽掉我一个车。我眼巴巴地看着这盘有希望赢的棋输掉，难过得真想掉泪，事后，徐天利狠狠地批评了我。问我为什么这样冒冒失失走棋？我委屈地回答，怕对方悔棋。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，何顺安问我：“你知道落子无悔吗？”“知道。”“那为什么要担心对方悔棋呢。”是啊！只要对方把棋落在棋盘上，就不能悔子了，这个最基本的道理，我怎么会忘了呢。现在回想，当然感到可笑，可是当时却给了我一次很深的教训。

1959年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年，这一年，广东杨官璘来上海访问比赛。杨官璘是我从小学棋以来就十分崇拜的第一位象棋高手。他来到上海棋队，我没有资格正式上场比赛，只是跟在大人后面看他比赛。一

次何顺安老师叫我跟他学一盘棋，并笑着对杨说：“老杨，请你指导这小鬼一盘。”杨官璘笑着点点头。我高兴地在棋桌旁坐下，拘谨地走了第一步。说实话，面对着这位象棋大宗师，我心里确实很紧张，第一盘稀里糊涂很快就输了。老杨笑着要我“不要急，慢慢下”。第二盘我仍然先走，以当头炮过河车急冲中兵布阵。也许是他第一盘胜得太轻松而有些疏忽，结果居然被我胜了。杨官璘连连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我当然十分高兴，同时感谢棋坛前辈给了我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。

1960年6月，我参加了杭州举行的皖、浙、黑、辽、沪五省市象棋邀请赛，参加的棋手有三届全国亚军王嘉良、两届季军刘忆慈、东北名将孟立国等强手。赛前大家都认为这场比赛，王嘉良、刘忆慈夺魁的可能最大。但是结果却爆出了“冷门”，我以七胜三和的战绩，夺得了冠军。第一次参加大比赛能取得好成绩，大家都为我高兴，尽管从实力讲，不少一流高手的水平还是比我高，我没有理由可以自满。但通过这次比赛，大大增添了我赶上和超过他们的信心。

11月，全国象棋个人决赛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揭开战幕。赛前我给自己暗暗定了个“争取进入前六名”的指标，根本没有敢想争冠军。个人决赛第一轮，我遇到辽宁孟立国，孟攻击力强，素有“杀象能手”之称。我以后走屏风马布阵，对手果然厉害，中局杀了我一个“相”，但我抓住机会，拼兑了主力，最后以残局的优势赢了这盘棋。

第二轮遇上湖北李义庭。这位1958年的全国冠军、

1959年的亚军，棋风十分扎实，功力深厚。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苦战，终于以双马炮双士战和了对方双马炮士象全。

第三轮，又遇上了广东杨官璘。赛前，何顺安、徐天利二人帮我筹划对策，演变了“左炮封车”阵式的开始几步变化。开局他以当头炮进七路兵布阵，我用“左炮封车”阵式应战。弈至第八回合，对方马跃河口，暗伏马踩中卒和进兵以马捉炮两步先手，这一招使我足足想了二十多分钟，最后我决定选择“弃炮争先”的战术。结果我以一炮为代价，换取了对方三个兵，控制了全局。经过一百多回合的鏖战，我终于取得了胜利，为夺取冠军奠定了基础。

比赛结束，陈毅副总理亲自到会，给我发了奖，当他把金光闪闪的奖章挂到我脖子上时，弯着腰惊喜地问我：“你叫胡荣华，十五岁？”我激动得只是连连点头。他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，娃娃赶上来了，英雄出少年嘛。”

1960年全国冠军的获得，使我真正登上了棋坛。但冠军的获得，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棋艺已经到头。相反，还需更加努力……

人到中年，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。那时，充满了欢乐和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。但对我来说，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初上海一家报纸记者赞誉的话，他说：“胡荣华是祖国棋坛的花朵。”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，今天我要说的是，这位记者只讲了一半，我这朵棋坛之花，是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，是在许许多多园丁——窦国柱、徐大庆、何顺安、徐

天利、屠景明、朱剑秋等棋坛老师和许多热心象棋事业的“棋友”的热情关怀和“人梯”精神的帮助下，才得以顺利成长的。

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刻，我要向他们——健在和已经去世的老师们，向热情关心我成长的“棋友”们，衷心地一声：谢谢。

目 录

代序	我的象棋之路.....胡荣华
第一章	从小弄堂到大看台.....5
第二章	在“戏剧性”中开始的“胡荣华 时代”.....30
第三章	大动乱之后的大搏斗.....58
第四章	“十连霸”的悔恨.....87
第五章	辉煌的下坡路..... 119
尾声	他无意急流勇退..... 150
附录	胡荣华棋战44局..... 154
后记	 200